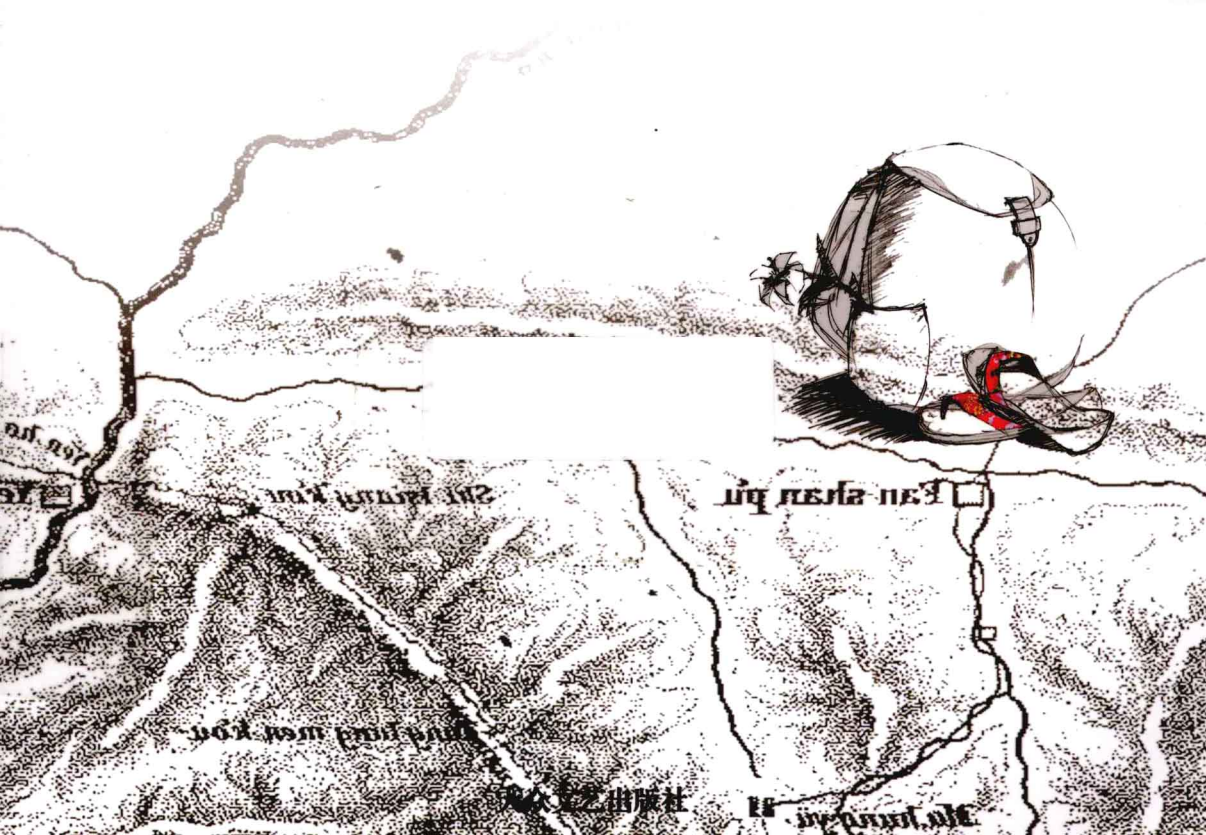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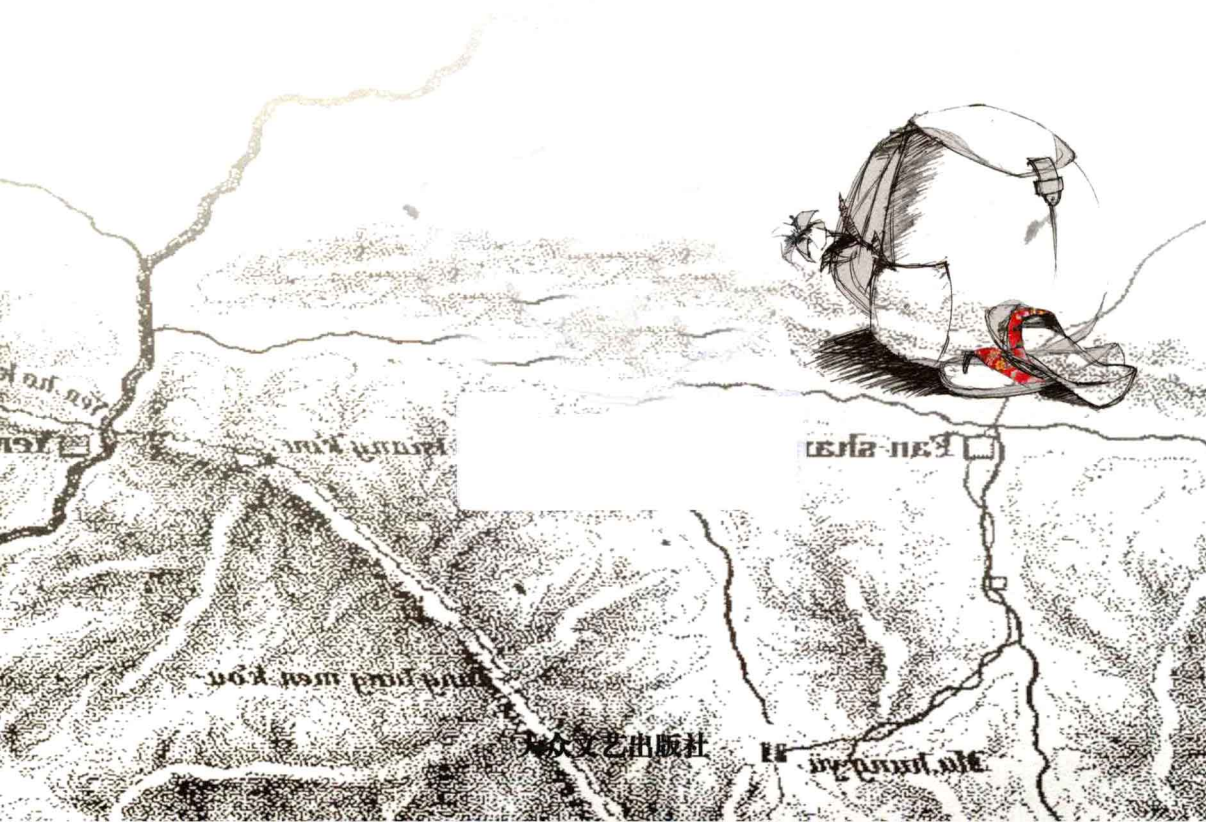
穿着拖鞋去旅行

鲍贝 著



穿着拖鞋去旅行

鲍贝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着拖鞋去旅行 / 鲍贝著.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80240-871-5
I. ①穿…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8756号

书 名	穿着拖鞋去旅行
著 者	鲍 贝
责任编辑	李 慧 潘爱平
装帧设计	 海飞工作室 HAI FEI STUDIO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万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自序：

向内行走

/ 鲍贝

这是我在行走中涂写下来的字。一直散碎着。要出书了，鼓起勇气整理，整理文字、整理图片，它貌似一本图文并茂的“游记”。但我讨厌这两个字。大凡游记，都在说一件事：“我”到达“现场”，然后把看到的“风景”描述下来。对此，我一直表示怀疑。怀疑我的描述和自以为看到风景的眼睛和头脑。

正如我们旅行时必备的相机，每一声咔嚓过后，镜头里就会留下印象记录，证明你到过这个“现场”，证明你看见了这个“风景”。然而，你无法穷尽或者进入它们的内部。山河大地、人世浮尘，自有它不可侵犯的隐私。

昨日，与朋友喝茶，那个茶楼叫同一号。进去时还是烈日高照，没坐多久，窗外便电闪雷鸣，隔着窗，听见雨声喧哗。天光暗下去，我们隔着茶桌而坐，有浮生若梦、身在他乡的恍惚。

想起李商隐的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那条白色椅子，它在纳嘎扣特山上的树林里，每天每天，被太阳晒暖，被我坐冷。
然后离开它，回到旅馆，继续等。旅馆在山顶，被浓雾笼罩。房间的窗开在露台
上，只要雾散开，就能看到喜马拉雅山上升起的日出。但雾不肯散，就如世间的俗，
亦缠着人不肯放。

窗外，星沉入海底，大雨落于河源。在“海底”、在“河源”，我看见了那个人，披发孤独，黯然销魂。我看着，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他也看着，他看见他看见的人。古人寂寞，今人寂寞，我们不断走着，不断地说着话，写些虚空的文字掷向虚空。

雨把茶楼下成了孤岛。等雨过去。雨终于过去。窗外的事物已呈现出寂静、黑暗、藏匿的状态。为了抵御尘世的肮脏和芜杂，我喜欢行走，去陌生的地方，去未知的地方，去原始的地方，以此来保持内心的极度清醒和纯粹。

可我下不着地。只是茫然地走着。永远在寻找，永远在失去。

朋友说，你的文字出卖了你，纵然你走在千山万水之间，写下的依然是你自己的内心，与外部世界无关，与你看见的风景无关。

你看见了我。我是这个世界的余数。我从城市里走出去，从熟悉的人群走出去。离开自己。遇见自己。最终，回到我自己。

身处异乡，我经常一个人去墓地。那些十字架或者长满青草的坟墓，在阴阴的雨霭中变幻闪亮。记得在尼泊尔纳卡扣特的一个山坡上，生长着无数座坟墓，仿佛另一个世间的风景。我走入这片风景中，那是灵魂居住的地方。有无法抵达的远。我们无法走得比灵魂更远。

那天，我在山坡上，一直坐着，坐到太阳落山。有一种发不出声音的孤单绕缠着我。我曾经幻想出现一个人，一个纯粹的人，他朝我走来。我想我会轻易地哭出声。

我已把桌上的咖啡换成了浓茶。我会再次出发。直至找到一个不被时间追赶的地方。据说那个地方是有的。它在我心中。在你心中。在所有人的心中。叫桃花源。

2011年7月24日于水榭香堤

自序：向内行走	1
---------	---

国内

恍兮惚兮，记西宁的某个月圆之夜	004
-----------------	-----

听说我在德令哈	008
---------	-----

雪域酒吧	026
------	-----

东方的耶路撒冷	031
---------	-----

北极村日记	038
-------	-----

鲁院日记	048
------	-----

田园将芜胡不归	056
---------	-----

达玉牧女的爱与哀愁	061
-----------	-----

祁连山的后遗症	066
---------	-----

在那遥远的地方	071
---------	-----

当记忆飘过互助县	075
----------	-----

可可西里	079
------	-----

安多，太阳升起的地方	081
------------	-----

圣路无终	084
------	-----

坝上草原	087
------	-----

龙门古镇	090
------	-----

东门渔岛的黄昏	094
---------	-----

撑起庙堂的女神	098
---------	-----

注视一场婚礼	100
--------	-----

谁怕琴音	101
------	-----

德天瀑布	102
------	-----

老宅院里的婚礼	104
---------	-----

西递	106
----	-----

长发村	108
-----	-----

桑科草原	110
------	-----

花湖	114
----	-----

郎木寺镇	116
------	-----

瓦切	120
----	-----

天葬台	123
-----	-----

慕士塔格	126
------	-----

天池	128
----	-----

白哈巴	134
-----	-----

施闲	135
----	-----

佛世间	136
-----	-----

拉卜楞寺	140
------	-----

西出阳关	142
------	-----

选择一场烟雾	144
--------	-----

只为贴着你的温柔	145
----------	-----

天涯路	148
-----	-----

庐山印象	149
------	-----

一个叫塔钦的地方	152
----------	-----

一个注释	154
------	-----

晚安，长沙	156
-------	-----

岳阳楼小记	158
-------	-----

写给香妃祠前的那一枝芦花	159
--------------	-----

青海两重天	160
郎木寺	164
花岙岛	166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168

国外

奢华瑰丽的女子避难所	172
牛奶果树下	174
撒哈拉沙漠	177
石头的微笑	182
千年的遗容	184
伊斯坦布尔的忧伤	185
在帕慕克故乡	188
Tequila 的夜晚	190
巴亭广场的早晨	194
穿越一条不知名的街道	196
西贡	198
路口	200
吴哥窟的喘息	202
巴肯山的日落	204
旧城墙下	206
搭车进尼泊尔	208
加德满都	211
泰美尔的夜晚	213

杜巴路 (Durbar Marg)	215
在加都机场的深夜里	217
祈祷	221
西哈努克港	222
女孩	224
四面河边的面相	225
河内的某个夜晚	227
瘦楼	229
少女与蛇	230
似曾相识的院子	232
被相机捉住的证据	235
埃及女人何时撩起你的面纱	236
尼罗河畔	238
新加坡，如此走过	240
湄公河的夜晚	242
仿若童话的 Villa	243
另一种漂泊与无依	244
埃及男人的眼睛	246
古埃及神庙	249
巴堤雅榴莲飘飘	251
去加都发懒	254
纳嘎扣特	256
去看金字塔	264



五
天





恍兮惚兮，记西宁的某个月圆之夜

Huangxi huxi,ji Xining de mouge yueyuan zhi ye

说着话，夜已深了。从咖啡馆出来，一抬头便看见了圆月，皎洁明亮得令人晕眩。这是西宁的月亮。

突然，一种苦涩的幸福攫住了我。我曾几次抵达西宁，又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匆匆离开，从未曾好好感受过西宁，连细细打量的时间都不曾给予。这个城市的无边风月与我无关，我的心总被更远的远方重重紫禁。

陪我走在月光下的人是我的同学老郭，一位诗人。他送我回宾馆的路上，顺便带我领略一下夜的西宁。

这夜的西宁太热，是从未出现过的高温。我赶上了。我赶上了天气，也赶上了最美的花开。有一种幸福无言，在媚俗的人间呆得太久，直至模糊，直至变成忧伤。也不见幸福会株连什么。大十字街上仍然有人逗留，他们是被高温从家中驱赶出来的人。

北方。月光。街道。以猛劲的姿态裸体走过的风。是这一夜免费的忧伤。





老郭和我同时停下来，我们惊异地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躺在花坛边的长椅子上沉睡，手里紧握着一本翻开的书。

毫无疑问，是他手中的书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一个乞丐，他会在月光下看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真是一个诡异的谜。

谜底揭开，差点儿令我们尖叫出声！他紧握在手里连睡着了也不肯松手的那本书叫《傲视苍生》。我们唏嘘着走开。这块硬朗的北方土地，忽然在我的脚下变得虚幻，

仿佛正在走着的地方，是根本不存在的土地。

他是谁？是乞丐吗？是胸怀乾坤为理想背井离乡的流浪汉吗？他睡得那么香。以致于我们的几番靠近，也没能惊扰他的睡梦。

也许在梦里，只有在梦里，他才是众生之王。他是他自己的王。月光下，仿佛感觉有一股非人间的超然的力在任意突围，毫不在乎我们结结巴巴的理性思维和重重疑问。有一种类似悲怆的情感在西宁的大十字街忽隐忽现。

一个流浪的男人紧握他的《傲视苍生》酣然入梦的画面，如此真实。然而，由于真实，我奇怪地觉得，它更如同虚构。

我离这份虚构渐行渐远。任意的感伤，在这样的夜晚都显轻浮。只是，一路的酸痛在铺展。怎么会忽然困扰于自身的流浪，一脸的千山万水、茫然若失？

在天与地、山与水、树与花香之间，我只看见独行者孤独的背影。时间流逝。在今夜，我是否更愿意承认，一次又一次的行走和追寻，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逃离。逃离开现实，走向虚空。

转一个弯，一条小吃街迎头而上。街两旁的店铺在关门。水果和食物已被打包收走，残留的香味弥漫在空中。废纸片满地皆是。风过处，像无数附了魂的生命在地上跳舞。

咣当一声，又一扇卷帘门被合上，走出来一位拖着长发的女人。她的长发经过她的背，直挂到臀部以下。发质枯涩，是一把死去的生命，勉强地长在头颈上。她居然身着一套睡衣，浅褐色的，她瘦削的背骨高高耸起在褐色里。我已不敢看她的脸。老郭说，你要是看了她的脸，你更会被吓着的。那是一张在月光下突然浮现的没有一丝表情如同僵尸的脸。

街道更窄，路灯已完全熄灭，月亮更辉煌地统治了大地，照得万籁俱寂。小吃街的白天热闹非凡、人声喧哗，然而此刻，却进入一场被城市消费之后的空洞，是残留在夜里的梯子，仿佛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街道上充满诡谲与阴谋，布满非人间的异象。

一位妇女盘腿坐在街道中间，她的身边和屁股底下堆满未被清理走的垃圾。她旁

若无人地坐着，旁若无人地看着我们。我们绕过她走，走得心惊胆战，瞬间的恐惧感令我晕眩。

好不容易走到街的尽头，一位小伙子将最后一筐水果搬上三轮车，准备拉走。当他看到我们走过时，将头转向我们，他转得极缓慢，保持水平的弧度，在看到我们的时候停下来，眼珠子一眨不眨。其实那小伙子长得蛮清秀，但我硬生生地被他转头盯视的动作与目光吓得魂飞魄散。

西宁，这座身处青海高原的城市，离天近、离太阳近，白天里处处是圣洁与明亮、简单与通透，为什么夜里却充满如此诡异的阴暗，带着妖般非人间的魅惑。

我心有余悸，一脸惘然地望向老郭，希望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他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答案是没有的。老郭也承认这夜太鬼魅，是他从未遇到过的。

而我不得安宁。内心的嘈杂之声响成一片，没有办法命令它们消停。接下来的几天，每当夜晚来临，我就让自己出现在大十字街和那条小吃街上，命令自己徜徉其中。

然而，再没有傲视苍生的乞丐，也没再遇见任何异象。一切正常文明到病的程度，反倒令人窒息。

记得老郭在那晚很诡异地对我说，等我回到家里查同学通讯录，发现根本没有他老郭这个人。一切皆梦幻。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万事皆有可能。老郭说完嘿嘿地发出几声笑，听起来巫幻森森。

反正，这个月圆之夜，像个幽灵般自行消逝了，任何的聆听和解密都不能令其再生。我只看见黑暗在夜里滋长，听见忧伤在我的脉管里散步。我只希望我还能遇见，还能够像猪一样在陌生的街头漫步。不失去忧伤。

听说我在德令哈

Tingshuo wo zai Delingha



德令哈·途经沙漠

一 听说我在德令哈

朋友来短信问，你在哪儿？

我说，在德令哈。

德令在哪哈？

雨过的下午，我正无聊地站在旅馆的窗前，窗对面是广场，旅馆与广场之间的马路旁边栽着一些树。我正看着这些树打发时间。

我先是麻木不仁地看着它们，视而不见地看着它们，风把它们摇晃起来，把它们弄出些动静。我不知道那些树的名字叫什么，树上明明长了许多叶子，看上去很茂密，但却没有一点绿意，与嫩翠更不搭边。

像进了理发店的女人的头发，被理发师用劣质烫发水在高温下烫坏了。头发还是头发，却水分尽失，没有多少生命力。我稍抬头，太阳光直射在树梢上，直射着大地。

我戴上帽子与墨镜，走在阳光下，能听见皮肤被灼伤的声音。我感觉体内的水分被迅速蒸发。防晒系数再高的防晒霜，涂在皮肤上去也不会起多少作用。